中國。亦非將來君主憲法所能採用者也。民國初次約法及前清十九信條。其內容既多不能採用。則採用者。乃以普魯士日本兩憲法。合參而酌取之。以求合於我國程度。而成立憲法之手續。則取法普魯士而略變通之。以求合於我國時勢。蓋憲政但能實行。即程度稍低。亦可為富強之國。昔日即以此種憲法而強。是其明證。無取乎高談法理也。中國能如昔日。亦已足矣。此予之所謂正當也。

客曰。子所謂正當。既聞之矣。所謂誠實者何也。虎公曰。治國所最忌者。莫如欺民。人民分之則愚。合之則智。不可以欺者也。前清不肯以權利與民。而又不敢不言立憲。故以假立憲欺之。遂遭革命之禍。前車之鑒。至為顯然。蓋中國此時人民程度。本不甚高。與以適宜之權利。並不至遂嫌甚少。惟行之以欺。則必失敗。他日君主立憲。人民之權利。國會之權限。所得幾何。非今日所能預定。然有一至要之言曰。寧可少與。不可欺民。蓋人民他日。若嫌權利之少。不過進而要求加多。政府察其程度果進。不妨稍增與之。免成反抗之禍。若以為尚未可與。則亦必以正當理由。宣告國中。苟能誠心為國家計。斷無不為人民所諒者。故少與權利。尚不足為禍害。若夫視作具文。並無實行之意。則人民以為欺己。即怨毒之所由生。無論以何種敷衍之手法及強大之壓力濟之。終必潰裂。故誠實為立憲最要之義。誠實之法。亦甚簡平。即此議決法律議決預算。乃國會必有之權。既令其議決矣。若又行政自行。法律自法

律。財政預算自預算。彼此不顧。兩不相關。此萬萬不可者也。若因所議法律預算。本多理想。難於實行。則莫如說明窒礙之理由。令其覆議。甚至解散議會。再召集而議決之。皆無不可。若視為無關事實。任其議多議少。是則有蔑視議會之心。斷不可也。若曰。各國本有實行法律預算之道。中國本無實行法律預算之道。則萬萬無此情理。各國立憲之初。亦不知經幾何波折而後終竟實行。故能行與否。視有誠心實力貫之否耳。法律預算。其一端也。政府命令。亦其一端也。此外各事。大皆類此。總求議會所決。政府所頒。有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。乃為憲法實行。然此事言之甚易。行之甚難。故予謂難莫難於立憲之初。即指此類而言。然欲樹憲政。終非經過此途。不能到達。若畏難而中阻。必致革命之禍。人民雖愚。終不可欺。故曰寧可少與。不可欺民。此予之所謂誠實者也。

◎致籌安會書

汪鳳瀛

讀報載。我公發起籌安會宣言。以鑒於歐美共和國之易致擾亂。又念中國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。深知共和政體。斷不適用於中國。因發起斯會。期與國中賢達。共籌所以長治久安之策。並進而研究帝制之在吾國。是否適用於今時。是否有利而無害。宏謀遠慮。卓越恆情。令人欽仰不已。論者謂公於改革之際。

翊贊共和。表示同意。今忽以民國憲法起草委員資格。而復有變更國體之商榷。至有疑公爲揣摩迎合。反覆無常者。不佞則確信公之真愛國。惟真愛國。故凡可以鞏固國基。奠安民族者。務求其至當。不惜犧牲一身之名譽。於恆人之所期期以爲不可者。敢於昌言而不諱。此真豪傑之作用。非陋儒瞻顧囁嚅之所能及者也。不佞自辛亥以來。每與知交竊議。以爲治今日之中國。非開明專制不可。共和政體。斷非所宜。及見民國元二年各省大吏之驕蹇。國會議員之紛呶。益覺前言之不謬。然就目前事勢論之。斷不可於國體再議更張。以動搖國脈。其理至顯。敢爲執事縷晰陳之。自上年改訂新約法。採用總統制。已將無限主權。盡奉諸大總統。凡舊約法足以掣大總統之肘。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條款。悉數剷除。不復稍留抵觸之餘地。是中國今日共和二字。僅存國體上之虛名。實際固已極端用開明專制之例矣。夫謂共和之不宜於中國者。以政體言也。今之新約法。總統有廣漠無限之統治權。雖世界各君主立憲國之政體。罕與倫比。譚歐化者。豈無矯枉過正之嫌。顧自此制實行後。中央之威信日彰。政治之進行較利。財政漸歸統一。各省皆極其服從。循而行之。苟無特別外患。中國猶可維持於不敝。茲貴會討論之結果。將仍採用新約法之開明專制乎。則今大總統已厲行之。天下並無非難。何必君主。如慮總統之權過重。欲更設內閣以對國會。使元首不負責任乎。則有法國之先例在。亦何必君主。然則今之汲汲然主張君主立憲。而以共和爲危險者。

特一繼承問題而已。顧新約法已定總統任期爲十年。且得連任。今大總統之得爲終身總統。已無疑義。而繼任之總統。又用堯薦舜舜薦禹之成例。由今大總統薦賢自代。自必妙選人才。允孚物望。藏名石室。則傾軋無所施。發表臨時。則運動所不及。國會選舉。祇限此三人。則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絕。法良意美。舉凡共和國元首更迭頻繁選舉紛擾之弊。已一掃而空。尙何危險之足云。若猶慮此三數人之易啓競爭。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。抑知競爭與否。乃道德之關係。非法制之關係。苟無道德。法制何足以閑之。竊恐家族之競爭。爲禍尤甚於選舉。不觀明太祖非採用立長制者乎。太子薨。立皇太孫。固確守立長制也。而卒搆靖難之變。當日與太祖同時並起之梟雄桀黠。已芟薙無餘。與太祖共定大業之宿將元勳。亦消滅殆盡。又無敵國外患。出而橫加干涉。故幸免於亡耳。今則迥非其比矣。而公等必主張君主立憲。果何所取義乎。公等既主張斯制。自必期其說之成立。其事之實行。明矣。然而公等皆甚愛今大總統者也。君子愛人以德。不聞以姑息。今大總統於受任之初。卽已遵約宣誓。且屢次宣言。決不使帝制復活。其言至誠剴切。亦既播諸文告。傳諸報章。爲天下所共見共聞矣。往者勞乃宣盛倡復辟之說。天下譁然羣起而闢之。以是爲謀叛民國之大罪也。今大總統復嚴申禁令。後再有議及帝制者罪無赦。誠以今大總統爲民國元首。受人民委託。信誓旦旦。爲民國永遠保存此國體。禮也。義也。孔子曰。自古皆有死。民無信不立。果使於今大總

29499
統任期以內而竟容君主政體之發見。致失大信於天下。悖禮傷義。動搖國本。一不可也。民國元二年。孫文黃興輩之謀亂。即藉口於今大總統有回復帝制之陰謀。全國人民。確信今大總統之誓言。並無此意。故羣目孫黃爲亂賊。今忽於大總統任期內。而見大總統親信之人。有君主政體之討論。是爲孫黃輩實其誣言。天下皆將服孫黃輩有先見之明。頗長其聲價。增其信用。是不啻代孫黃洗其謀亂之罪。俾死灰得以覆燃。二不可也。吾國旅居各國之僑民。不下數千萬。莫不醉心歐化。以獨裁帝政爲不然。故前清末造。孫黃輩倡言革命。華僑傾資相助。冀其有成。迨民國成立。咸欣欣然有喜色。相率回心內向。一旦見祖國復興帝制。是大失數千萬華僑之心理。不啻推而出之。使爲孫黃之外府。隱助以無限之資財。三不可也。優待條件。許清室保存帝號。正以民國國體。已更無復嫌疑之可慮。故聽其襲用尊稱耳。假使民國復行帝制。則域中斷不容有二帝。勢必削清帝之尊號。寒滿族之人心。且清皇室近居宮禁。即不免偏處之大嫌。逸出範圍。慮或爲奸人所利用。設有僉壬。從而間之。爲德不卒。勢非獲已。而予人口實。恐天下從此多事矣。四不可也。近來各省水旱偏災。區域至廣。哀鴻遍野。集無資。而公家以財政奇艱。不得不厚增賦稅。繁征苛斂。視清末有加。咨怨之聲。已所難免。然每增一稅設一捐。地方官恆召士紳商會。告以今爲民國。國所有事。責皆在民。擔負雖增。譬如自出己財。以辦家事。彼紳商心雖不願。而無說以爲抵拒

之資。不得不俯首以從。今若回復帝政。彼習聞帝者私其國爲一家之產。則觀念頓易。此後再欲增重人民擔負。私怨有所歸矣。怨憤不平之氣。鬱結於中。如積薪之蘊火。遇有梟桀。鼓而煽之。則一發不可復遏。藉燎原之勢。揚伐叛之名。荼毒生靈。靡知所屆。明季飢民。迫爲流寇。卒亡其國。可爲殷鑒。即使重煩兵力。幸而得平。而以私天下之故。殘殺同胞。至無算數。天道好生。必有尸其咎者矣。五不可也。今日在朝諸彥。罔非清室遺臣。正以國爲民國。出而爲國服務。初無更事二姓之嫌。屈節稱臣之病。故一經勸駕。相率來歸耳。設改爲君主政體。稍知自愛者。名節所關。天良難昧。勢必潔身引退。相與遯荒。其留而不去者。貪榮嗜利寡廉鮮恥之徒。必居多數。此曹心理。視仕宦爲投機事業。勢盛則爭先推戴。勢衰則出力擠排。彼且不愛其身。尙何愛於國。更何愛於君。使當國者但與此輩爲緣。共圖治理。不獨又安無望。抑且危險實多。六不可也。中國積弱。對外無絲毫能力。入民國後。軍隊增多於前。而上次日本對我破壞中立。橫肆要求。我惟屏息吞聲。不敢稍與抵抗。情見勢絀。無可諱言。今我忽無事自擾。謀更國體。際此歐戰相持。愛我者或不遑東顧。而忌我者則虎視眈眈。惟恐我國之晏安無事。不先與謀。事必無幸。苟欲求其同意。非以重大權利相酬。足贖彼欲。殆不可得。無端大損中國以厚利外人。而謂中國人民。對於此等行爲。果皆翕然意滿乎。即不出此。彼或以國體相同之故。佯與贊成。觀變而動。但使我於

29500

國體變更之際。地方稍有不靖。彼乃藉詞干涉。別有所挾。以兵力臨我。人心向背。正未可知。公等當此。將何以爲計乎。七不可也。以上數端。皆實行後必不可免之事實。至貴會宣言。但研究國體之何宜。不討論主名之何屬。蓋本意在求繼承之際。七豔不驚。而不知學說之禍人。有時竟甚於洪水。前清末葉。妄人盛倡種族革命之說。竟至風靡天下。迨辛亥武昌發難。並無何等成算。何等實力。而天下遽土崩瓦解。則種族之見。革命之說。中於人心者深也。及民國政府成立。革命已告成功。而藉以作亂者。猶屢仆屢起。蹈死不悔。流毒餘焰。至今未息。此說之陷人於死者。不可更僕數矣。今國基甫定。人心粗安。而公等於民主政體之下。忽倡君主立憲之異議。今大總統又有予決不爲皇帝之表示。綱常之舊說已淪。天澤之正名未定。使斯議漸漬於人心。不獨宗社黨徒。倖心復熾。將不逞之徒。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爲之見。試問章澤奸宄。保無有妄稱符命。惑衆滋亂者乎。專閫將帥。保無有沈吟觀望。待時而動者乎。召亂速禍。誰爲厲階。心所謂危。不敢不告。不佞之愚。以爲新約法創大總統開明專制之特例。治今中國。最爲適當。民國憲法。謂宜一踵前規。無所更易。若公等必謂君主世及。可免非分之覬覦。競爭之劇烈。則請取千寶晉史論及六朝五代之歷史。博觀而詳究之。憂危之言。不知所擇。幸垂諒焉。

◎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

梁啓超

秋霖腹疾。一臥兼旬。感事懷人。百念灰盡。而戶以外甚囂

塵上。厖然以國體問題聞。以厭作政談如鄙人者。豈必更有所論列。雖然。獨於茲事。有所不容已於言也。乃作斯篇。

吾當下筆之先。有二義當爲讀者告。其一。當知鄙人原非如新進耳食家之心醉共和。故於共和國體。非有所偏愛。而於其他國體。非有所偏惡。鄙人十年來夙所持論。可取之以與今日所論相對勘也。其二。當知鄙人又非如老輩墨守家之斷斷爭朝代。首陽蕨薇。魯連東海。此個人各因其地位而謀所以自處之道則有然。若放眼以觀國家尊榮危亡之所由。則一姓之興替。豈有所擇。先辨此二義。以讀吾文。庶可以無蔽而遷於正鵠也。

吾自昔常標一義以告於衆。謂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。只問政體。不問國體。驟聞者。或以此爲取巧之言。不知此乃政論家當恪守之原則。無可踰越也。蓋國體之爲物。既非政論家之所當問。尤非政論家之所能問。何以言乎不當問。當國體彷彿歧路之時。政治之一大部分。恆呈中止之狀態。殆無復政象之可言。而政論更安所麗。苟政論家而牽惹國體問題。故導之以入彷徨歧路。則是先自壞其立足之基礎。譬之欲陟而捐其階。欲渡而舍其舟也。故曰不當問也。何以言乎不能問。凡國體之由甲種而變爲乙種。或由乙種而復變爲甲種。其驅運而旋轉之者。恆存夫政治以外之勢力。其時機未至耶。絕非緣政論家之贊成。所能促進。其時機已至耶。又絕非緣政論家之反對。所能制止。以政論家而容喙於國體問題。實不自量之甚也。故曰不能問也。豈惟政論家爲然。卽實行之政治家。亦當有然。常在現行國體